

一八七一 大肚城「烏肉」出世

她出生時膚色白晰，像一顆半透明的異國琉璃珠，連皮下血管的色澤、骨骼凹凸的弧度，以及內臟器官蠕動的節奏，都隱然若現。和同一年代的大肚城嬰孩比較，她比庄仔內的拍瀑拉新生兒雪白，也較街仔尾漢商的幼嬰們透明純淨。「她是誰的孩子呢？」洪家的女祖英太和初見這名女嬰，是在產房為她們母女斷臍帶的時候。那時，剛從產道推擠出來的嬰孩和經過巨痛的母體，仍未完全分離，英太和卻已開始對她的身世感到困惑，勿寧相信那個真正孕育她的，不是眼前看得見的漢人生母，而是幾個世代以來所有祖先的總合。她是他們過去的集體再生，也是未來共同創造的結局。英太和喃喃自語，又像是和祖先在說話。「我是阿里史社的巴宰族人，和大肚社番的後裔洪安修生下長子洪大才，他又和出自貓霧寮社的拍瀑拉女人味忠和生下五子洪金成，他成年後再和車籠埔黃竹坑的漢人之女江金婚配，如今在大肚城生下這個白晰的女嬰。」英太和逐一唸誦從她所生的一連串系譜，聽來像是祭祀中虔誠的祝文，眼前女嬰透白的膚色仍舊是個無法解答的難題，接下來她陷入無止境的沉默，形同面對祖靈質疑時所提出的冗長辯白。

大肚城洪家後輩中的多名新生嬰孩，都曾經仰賴英太和的巧手，完成切斷母子臍帶的生產儀式，她儼然成為迎接一個個獨立生命，品味他們初始氣質的宗族守門人。她暗自相信，切斷臍帶的執行者必須具備神靈的法力，新生嬰孩才能在往後人生，展現孤單活下去的勇氣。這除了是她身為宗族長者的特權，更是展現女祖呵護力量的重要場合。她更善用女人日常打結、斷線頭的俐落織工，一次次將濕濡帶血的臍帶一端，來回折疊，再拉緊繫成一個堅定的結，之後毫不猶豫的剪斷它。不過，這次竟是她終生難忘的一回，當下她不只計算著女嬰和自己割斷不了的血緣關係，還警覺到異常潔白的幼嬰，正用它天然的身體，揭露出族人過去的不幸。於是她口中連續發出「auber(Ub-bach)」、「auber」的沉重喟嘆，自此「auber(烏肉)」既是女祖英太和向天懺悔的禱詞，更是洪阿市人生中被賦予的第一個名字。

英太和從小聽聞阿里史社長者的告誡，被稱為大肚番的「拍瀑拉(Papora)」是他們唯一的姻親部族，由於大肚番的原鄉社域接近海岸平原，歷代可能和來自海上的盜匪或是從島外入侵的異族混過血，一旦族人生養膚色白晰的女童，往往被推測是混雜到了海盜、海上船難的漂流者，或者是外來掠奪者的血統，而令本族人惶惑不安，產生被強暴和受到羞辱的負面聯想。因此她的族人慣常把形容黝黑膚色的「烏肉」一語，作為皎白女嬰的命名，以示永遠的警惕，或解讀為族裔女人的自我悔罪行動。這個祖先口傳下來的雜種疑慮，自從她和大肚社番洪安修生下第一個孩子開始，幾十年來一直埋藏在她的心底，沉積為厚重、黏稠卻又模糊不清的恐懼，一個世代接著一個世代的女嬰出世，對於她們膚色濃淡的檢查，

是她暗中進行自我道德審判的最後一道防線。年復一年英太和擔憂的事都沒有發生，她一度以為自己應該老到可以放下這個不明的恐慌了。怎料洪阿市一出母胎，也就是英太和跟洪安修的兒子的兒子的長女出世了，她才重新意識到阿里史祖先遺傳的恐懼，仍是自己逃不過的宿命。「她長的太蒼白了，莫非身上流著異族人的血？！」英太和注視著這個膚色清白的女嬰，巴宰和拍瀑拉共同後裔的女人，因被入侵者強暴而混血而不潔的愧疚感，終究在英太和的老年引爆開來，族人破除禁忌的「烏肉」命名，總算派上用場，讓她揮之不去的雜種恐懼，即使不易求得澈底救贖的秘方，卻已稍稍獲得精神上的紓解。

在這個大肚番的聚落，沒有人可以和英太和分擔這個源自阿里史祖先的恐懼，大肚城中也沒有其他人會注意到「烏肉」乳名的存在。這是她和這名女嬰之間特別的默契。每當她以尾音揚起的聲調，唸歌般輕輕呼喚「烏肉」這個私密的小名，總流露出格外疼惜的心意。她老邁的臉龐滿佈皺紋，如大把開山刀砍斃林木所留下的一道道深溝，卻因貼近女嬰柔和的小臉，瞬間從剛強不屈的歲月刻痕，撫平為水面上淺淺蕩漾的波紋，且向著逝去的時光，一圈一圈擴散。英太和注視著女嬰任何微小的表情變化，包括單隻眼睛受到光線刺激，不經意間的睜閉、可愛鼻翼呼氣吸氣的伸展，或是嘴唇張開，活像一頭等待吸吮乳汁的小動物，都被解讀成對於「烏肉」叫喚的內在理解和回應。聆聽的女嬰空曠的心靈，有如祖先一度擁有的偌大未耕埔地，自信已獲得女嬰清楚應答的英太和，為了紮實填滿它，將不厭其煩訴說下去。

「純種的巴宰和純種的拍瀑拉，應該不會再有了。」

「在我生出第一個孩子以前，巴宰和拍瀑拉早就失去了他們的純真。」

「『烏肉』長的實在美麗，卻讓我感到害怕，在她之後，是不是我的巴宰和拍瀑拉，像是祖先所開鑿的一口口湧泉，井水的源頭雖未枯竭，卻已污濁，再也無法回復最初的甘甜？」

「巴宰的祖先和拍瀑拉的祖先，我怎能判定他們混雜的起點？我也恐怕無力斷絕已經混濁的血脈，更不可能終止外來入侵者再三的威脅，因為他們正在我們共同孩子的身體內漫延！」

「『烏肉』還是道地的巴宰和拍瀑拉，這個名字會一路守護她，陪伴她平安長大，直到孕育下一代的女嬰。我已經準備好了，她絕不是我們女人懷抱的最後一個『烏肉』。」

「烏肉」的出世與其說喚醒了英太和的恐懼，不如說是她重新面對雜種疑慮，走出族群陰影的轉捩點。她逐漸認清事實：如果女嬰過白的膚色洩露了外來入侵者強暴的歷史，是非純種女性負罪的印記，那麼，否定雜種的「烏肉」命名，實則是在遵循祖訓，完成懺悔行為的虛應和偽裝下，完成了掩護行動，如此她們無法回復純質的身體，才能在想像中，過渡到另個安全的國度，而和過去的不幸真

正隔離。弔詭的是，「烏肉」命名和白晰身體互相違逆的情形，反倒為這些背負雜種原罪的族裔，開啟了更激進的血統混雜之路，甚至強化了雜種的優勢和正當性。換句話說，巴宰和拍瀑拉女人對於雜種演化的時代命運，自此有了務實的接納，她們，不論是無可考證的，傳說幾個世代以前曾被強暴過的女人，或是流著被強暴者血液的女性後裔，終能透過「烏肉」命名的淨化，產生自我撫慰力量。甚而「烏肉」的名字已經讓女嬰的身世和進行海上冒險的異族入侵者，以及漂流不倫的海盜進行血統的接合。因此，即使洪阿市認識這個世界，是從埔里的大肚城開始，累積的是內山生活純粹的記憶，然而，那遙遠未知的海洋世界卻不再是一片空白。內山出生、成長的洪阿市，既是女祖為了脫離原始的恫嚇，給予懺悔啟示的「烏肉」，她更是衍生自雜種恐慌的「烏肉」原型，在不斷複製後所出現的文明變種，她存活的氣息和「烏肉」命名因此產生了微妙的對抗關係。無聲無息地，大肚城出世的「烏肉」已轉化為承受海洋外來混血的新人種，而不再是抵抗異族入侵的倖存者後裔。以至於「烏肉」才剛學會說話的年紀，就對阻隔的大海抱以同情，描述那個不曾親眼見聞的大海「一直被關在我的耳朵裡嚎叫，哭個不停，想回家」！

自從「烏肉」出世後，洪家女祖英太和跳過女嬰的母親和阿嬤這兩代女性的角色，竟像是在扮演實質的母親，而重新恢復了年輕母親身上才可見到的母性本能，甚至洋溢著類似初為人母的興奮。血統純度受到質疑的「烏肉」，反而獲得她加倍的關愛，她更直覺相信這個孩子的成長軌跡，將和巴宰、拍瀑拉的整體禍福相繫，彷彿她個人日後的生存方式，就是族群未來命運的一幕幕預演。英太和不只擁有超乎想像的女性權柄，喚她「烏肉」，賦予她最早的命名，也在她還是一名幼嬰的人生階段，積極充當她的智慧啟蒙師，引領她探索這個神靈密集的內山聚落。不可諱言，即使住在拍瀑拉的大肚城聚落，英太和為「烏肉」親手揭開的神靈世界，卻多是屬於阿里史社人的秘密。

「一棵樹活，人就活。」英太和已經七十多歲了，卻還保留明亮高亢的嗓音，聽她說話的人注視她的臉龐時，反而會有奇怪的錯愕感，只有等到閉上了眼睛，把這清脆如響鈴的聲音和少女青春的體態相連結，才為有關樹和生命的這句嚴肅評語，增添了內外一致的愉悅感，也彷彿少女正面對著自己仰慕的對象，傾訴即將沸騰的心事。英太和神似少女的嗓音，不甚符合她邁入老年的生理現實，令人詫異的程度，猶如這位接受「黑肉」命名的女嬰，竟擁有天生雪白的膚色。認真說起來，大自然生長的樹正是她童年以來持續愛戀的對象，樹的靈性和她自己活下去的意志合而為一，樹的神靈宛如駐守土地家園的綠色兵衛，她對於周遭樹魂的感應，則像是她曾經展開過，一場又一場無可救藥的自戀。她帶著「烏肉」展開生命傳承的旅程，也就從追逐樹木的神靈開始。

「我還記得六歲那年的夏天，某日一大早就有強烈日光，從東邊山脈的天際破

雲而出。在幾位家族成員共同見證下，阿嬤將我帶到阿里史社內的一棵破布子老樹旁。她表情嚴肅直視著我，說妳如今已經是個斷了奶的rakihan，我今天要為妳取個一生可用的正式名字。我溫順地點點頭，用靜默表達完全的信賴。接下來她用溫暖的眼神鼓勵我，教我如何抱住這棵老樹，當我敞開兩隻手臂，用整個身體抱住破布子的樹幹，連臉都直直的黏貼，像是口和鼻一起親吻著它，同時還吸入了老樹身體具有療效的氣味和汁液。我認真抱樹的神態，想要和樹合而為一的固執，讓兩旁圍觀的家人一個個忍不住笑了出來，而緩和了原來肅穆的氣氛。阿嬤隨後鄭重唸禱『妳的名字就同這棵樹一樣叫作Poaly，是神聖的，結子豐碩的。』，而且重覆宣告了三次，像是要確認樹的神靈已經接收到人樹合同的重大信息。然後，她要求我仿照誓詞，自我宣示一遍，於是我用天真的聲調，仰頭大聲呼喊『我的名字就同這棵樹一樣叫作Poaly．．．』，瞬時我在精神上獲得平穩如大山的依靠，和破布子樹認同的驕傲感油然而生，我就是Poaly，Poaly是我，刻印進入樹和我的身心，這才完成了正式命名的儀式。」

「當時，我觸摸著堅硬中帶有彈性的樹皮，仰頭望向高天的樹梢，更覺得這棵樹是那麼堅毅和強大；至於樹頂上闊面的卵形葉片則紛紛在晨風中擺動，像是牽田祭典中互相拉手，踏著流暢舞步的女人們所穿戴的一片片長裙；枝葉間叢生的金黃色破布子，則是男人和女人孕育成熟的孩子們，已到了待採的豐收季節。可以說，我被命名的Poaly，既有男人的剛強，也有女性柔媚，以及孩子青春生命的結實，我猜想，這也是家族長者對我長成到今天的整體認定和期許吧！以Poaly命名的我，從此以後，竟養成了和各種樹木說話的生活方式。」初生的「烏肉」尚未清楚看見這個世界以前，已經先感應到大肚城內密佈的神靈，她出生才幾個月，就被英太和抱到大肚城附近的那棵破布子樹下，陪伴女祖懷想她取得Poaly命名的童年，以及那個鋪設在天空和大地之間的宗族生活舞台。

英太和教導「烏肉」，活著的人如何走路，講話，大肚城生長的樹木就會開口，發出聲音的樹木和這裡的拍瀑拉一起呼吸，牢牢記住這個世界的善與惡。這些樹還可以脫離土壤的束縛而移動，或是按照自己意願，空中自由來去。她也提醒，樹木會因為站在樹下的人快樂而青翠，因為以它命名的人忿恨不平而憔悴。至於死去的樹也都化作樹界不同世代的祖靈，充當聚落的綠色守護神。「烏肉」是個年尾囡仔，回顧她出世才剛滿月，那時內山冷峻的冬天還未離開，寒氣逼人，女祖卻已經悄然抱著她出門。大肚城的拍瀑拉每年「搗祖公」的那片刺竹叢，是英太和心所嚮往的目的地。

「聽到竹葉颼颼的響聲了嗎？小心，祖靈的嘴巴有話要提示。請仔細分辨，滄桑體態的老竹和輕盈曲線的新竹，分別藏身輕重不一的祖靈，牠們有著不同世代的差異，卻同樣不捨人世，才會不約而同，回到這個中途休息的地方，這裡算是祖靈共同得到庇護的所在。以後妳不論到那裡去，只要有刺竹圍住的土地，就算是

抵達了我們世界的中心，不管過去或是未來，宗族後裔一定不會認錯的。即使巴宰和拍瀑拉不得不放棄了祖先的土地，只要祖先栽種的刺竹沒有枯乾，就會遇見帶著情感徘徊的祖靈，即使人講『刺竹開花歹年冬』，刺竹也總有微笑的時候，等到它們年年爆出新筍的時節，記得前去迎接初來的祖靈，這是最適當不過的時機了！」「烏肉」被束緊的揸巾裹在英太和懷裡，原來對著她訴說的女祖，兀自轉向叢生的刺竹說話，而刻意忽略了眾多棲息的祖靈。

「他們漢人常常懷疑，男人是在祢的地方，被我們番社的女人摸走了心肝。他們形容我們都是『摸心仔』，密刺的竹林也是個危險的所在了。其實，鄉野生活我們原本就是和祢親近的。我們還是小女孩，內心寂寞的時候，就知道走向祢所庇護的陰涼角落，和祢說上幾句貼心的悄悄話。我們並沒有預期，漢人會闖進我們和祢分享的私密世界。哭泣的巴宰女孩、孤單的拍瀑拉女孩，只要路過祢的身旁，就會覺得寬心起來。請祢照顧好我們的祖靈。我們的田園、厝地即使一塊塊被賣掉了，番社的女人仍然從祢找到了回家的方向。刺竹阿刺竹，誰說祢是無法靠近、不能擁抱的？誰說自祢夏天生出的新筍，是苦澀難以入口的？祢只是讓身上的利刺，保護脆弱的新筍，直到它們長成挺直的新竹。也只有祢耐得住乾旱的寒冬，具體提示我們生存的韌性；我們的感情一再被刺傷，更只能投靠祢，族人因祢持續的溫柔，傷口快速復原。」刺竹是防禦外來入侵者的綠色兵衛，卻也是平埔番女穿梭神靈世界，和祖靈溝通的日常生活場景。由於刺竹的形體內，出現過無數祖靈的依附，英太和跟刺竹的靈說話，除了要非常小心，不得打擾上面安息的祖靈，刺竹更成為她最熟悉，自然界最具秀異能力的靈媒。「走近刺竹以前，要先保持靜默。」英太和抱著滿月的「烏肉」，走近這片祖靈棲身的刺竹叢，她像是一名虔誠的敬拜者，前來瞻仰心目中高聳的廟堂。「注意看，我們巴宰的散毛仔，拿兩片香蕉葉當翅膀，裝在背上，嘯一聲，飛上這株刺竹，掛在竹節的最末梢，祂正得意的發笑，噁噁吱吱吵個不停，聽到了沒有？」

大肚城分隔庄仔內和街仔尾的水溝邊，有一棵老刺桐，沒有人知道它的年紀有多大了。就在「烏肉」出世隔年，開春不久的正月天，英太和又受到地方樹魂的招喚，抱著她出門，讓襁褓中的「烏肉」得以經歷人生中第一場刺桐花開的紅色盛典。英太和急迫不安的神態，好像這將是她最後度過的紅色刺桐，且為了永久保存這個季節，已然下定決心，讓年年守候紅色刺桐的自己，扮演反派的竊盜者角色，趁勢偷走一直保護著這棵樹花的神靈。

英太和向來堅持自己的教養方式。她認為，與其培育女嬰和人群接觸的習慣，不如盡早帶她走進神靈無所不在的自然界，學習和各種樹靈親密往來，可是比聚落生活裡人際關係的建立重要的多。即便近年來，大肚城的生活不再保有往昔的單純，包括令人生畏的理番官員、精明幹練的漢商家庭和其他各族社的番親等外來人口日益增多，彼此互動絡繹不絕。然而，「烏肉」的女祖面對這些市街生活

的急遽變化，竟然視若無睹，甚至反向表現出令人費解的冷感。她漠視大肚城新興的外來勢力，這股莫名的情緒也投射到她在這個時期最重要的家族使命－即介入「烏肉」養育的特殊工作上。她宛如空中飄浮的游魂，因處於不同世界的緣故，不只看不見附近市街熱絡往來的其他「外人」，連庄仔內經常遇見的自家人，也是處在心神出離的狀態。她只是憑藉個人意志，一再揹著「烏肉」出門，且多半流露出迫切嚮往的神情。她總是按照聚落裡樹靈分佈的地圖，饑渴地索求和祂們親近的最後機會，彷彿在下一刻鐘之前，就將永遠失落這一切。

「刺桐就是女人。」不死的老刺桐，是女人在拍瀑拉聚落活下來的重要記號。她撫摸老刺桐曲折糾葛的身幹，指認出女人在一生過程所累積的無數滄桑，全都盤結在上面，還大膽而公開地一條條書寫下來。英太和清亮宛如少女的嗓音，突然變得沙啞低沉，像是壓抑多年的沉默老婦，從掩埋樹根的地底下發出了轟隆的巨響，也像是不知名鬼魅吟唱起地下世界的詩歌：「這個最深憤慨的糾結，是和我的男人們一再感情鬥爭的遺留；那一面醜陋至極的扭曲，是我身體日復一日承受劇烈勞動後的實況；身上一根根硬如化石的老刺，則是我們抵抗外來磨難，吞下窘迫生計的秘密記事。」老刺桐的枝條向著天空張牙舞爪，像是受到過度驚嚇的女人，習慣性展開自我防衛的動作，也暗示女人正透過持續表達的憤怒，完成內在能量的釋放，且唯有等到這株老刺桐出現了豔麗火紅的花海，才將她一整年中蓄養成熟的精神，燃燒到了頂點。「沒有女人，就沒有刺桐年年帶來的春天，土地也就失去了萬物始動的生命契機。」

多年以後，每當「烏肉」在春天正盛時走過這株老刺桐，望見滿眼紅花在空中無聲無響地爆開，都會有回到生命原點的感受。由於女祖抱著「烏肉」走過第一個紅色刺桐時，她初生的雙眼還沒長成清晰聚焦的能力，捕捉到的仍是在朦朧中閃爍，移動不定的紅色光影。不過，這卻在她的記憶裡，創造了終生無法言喻的美麗幻影，這等同於春天焦躁的氣息，也等同於身為女人的興奮不安，時而讓她在生的極限中暈眩，甚至從明亮的紅火下，在生命驚喜的同時，讓她看到了臨界死亡才有的絕對黑暗。其實，英太和抱她走入第一個紅色春天的當頭，就已經世故地預言：「要小心，紅色刺桐可能是要來帶走女人的呼吸，引領她到另一個世界，跟所有世代的祖靈會合。」但是襁褓中的「烏肉」並無法如她所預期，突破一般嬰孩在心智上的局限，而能全然穿透她在言語和行動背後所隱藏的深刻思慮。「烏肉」有她自己成長的速率，這是和她兩代之隔的英太和難以跨越，時間本身自然形成的鴻溝。只有等到幾年後的春天，英太和辭世了，葬禮舉行的那天，送葬隊伍最前面，捧著她骨灰的親族代表，手上同時握著從老刺桐摘下來，一把火紅的花和葉，夾雜在隊伍中間逐漸長成的「烏肉」，才似懂非懂體悟到「紅色刺桐是女人，它最後也將帶走女人的呼吸，引領她到另一個世界」。她往後流離的生活更讓她驚覺，春天刺桐捎來的火紅訊息，可能是今生生命即將掉入無止境幽暗前，最後舉辦的一場神聖告別式。

再也沒有人能夠吸引她的目光。除了「烏肉」，英太和的確對於大肚城聚落所有活著的人，一概是漠不關心的。「烏肉」的母親、「烏肉」的祖母，她和女嬰之間夾著兩代女人，她們生養和傳承的角色，同樣不復存在了。連經常回來的拍瀑拉祖靈，都不是她真正的興趣所在。為了扮演「烏肉」人生啟蒙師的角色，她固執地專注在人以外的生靈世界，而對於樹靈活躍的大自然，展開了一連串探索。是不是，這是巴宰祖先留下的教誨，要她和她的後代，放棄以人作為世界的中心，拋棄人是生命本位的自大想像？這樣的推論是否過份牽強，恐怕永遠沒辦法證實。或許可以猜測，這是出自英太和對於拍瀑拉和巴宰未來命運的恐懼。極有可能，越來越多的外人湧進了大肚城，大量她無法辨識，難以掌控的外族生靈世界，也被一併帶過來，於是除了保持置若罔聞的冷靜，她唯有透過本能，回溯自己生命的根源。這是她精神對抗的武器。她甚至瞭然於心，知道自己老邁了，來不及等到「烏肉」心智長成的時刻，再陪伴著她，慢慢從大自然倖存的樹靈世界，求取生命保護和內在安慰的力量。況且大肚城外勢力的人的膨脹，帶來陌生的神靈，結果不只是拍瀑拉祖靈再也不敢冒然回家，原來自自然界無處不在一樹的神靈也是退縮不前，既不能如往昔般，持續和聚落人群親近，也不再給予他們豐富的啟示了！英太和的憂心，讓她更加定睛在「烏肉」身上的啟蒙教育。

大自然神靈的世界才是生活的中心，這是英太和篤信不疑的。樹隨著祂的神靈生和滅，本身就是歷史事件的主角，理應和人世間日復一日的興衰起落，互不干涉。正當大肚城人逐漸迷失在歷史之中，只有一株一株筆直的菁仔，在聚落旁兀自獨立，傲然界定自己超越的存在。「菁仔的神靈藏在哪裡？」種植成林的菁仔，是這家大肚城人營造住屋界限的圍籬，菁仔本身若有說不出口的秘密，這座家屋也會同步感染一股飄忽的靈性，而脫離了日常生活瑣碎的牽絆。英太和告誡懷中的「烏肉」，神靈匿居在淺黃色的檳榔花穗，祂們還躲進了令人醺醉的檳榔心。她的嚴肅口吻，吸引了原本漫不經心的聚落生活旁觀者，他們下意識地豎耳傾聽，猶如就地竊取了女祖洩露的天機。

英太和隨即撐起長竿，敲下一大束黃熟的菁仔，也摘取了風中髮舞的檳榔花串。她形容，菁仔的莖幹聳直插天，沒有曲折複雜的枝桠，那是屬於神靈象徵的聖柱。對她來說，一粒菁仔的蒂頭，可類此為部落長老的首級，是神靈發號命令的聖所；一粒菁仔堅碩的肚子則具有生命滋養的地位；而當新鮮剖開的菁仔，發出了震攝感官的芳香，更可成為呈獻祖靈的隆重祭品。「謹記在心，菁仔擁有靈力。」她拉起「烏肉」的小手，握住成串的檳榔花，淡黃的花穗顯得更潔白，更無辜，它們搖擺，穗末輕輕搔癢著女嬰白晰的臉頰，像是女祖睹注的一道感情符咒，試驗能否擾動這名幼嬰對於陌生世界潛藏的欲望。

阿里史社出身的英太和總是合理懷疑，每株香蕉樹肥碩的葉片底下，任何暗影

遮蔽的地方，必定都有蓄勢待飛的巴宰散毛仔，選擇作為秘密藏身的所在。這種略帶偏執的直覺遺傳給了「烏肉」，如同她是唯一揀選，命定如此信仰的後裔。大肚城的聚落內外，隨處可見靜默自得、毫無攻擊性的香蕉樹，也由於英太和有關散毛仔知識的遺傳，是如此確信無誤，而讓這個大肚番創建的聚落，竟滿溢著巴宰靈界才有的活潑氣象。每當英太和路過串串結實的香蕉樹，有別於她對形形色色樹靈擁抱的習慣，反倒見她是不停、不摸、目不正視，形色匆匆往前走。但是，沒人懷疑，她已經和裡頭忙碌的散毛仔，默契十足地交換了關切的眼神。她懂得散毛仔在香蕉樹下不安走動的苦衷，卻從來不去打擾牠們。

英太和並不理睬漢人社會對於苦楝仔的輕賤，就在刺桐火紅的同一個季節，選在日頭西下的時刻，天很快就要暗下來，往來行人也已漸少，「烏肉」才被她抱到了大路邊的那棵苦楝樹下。揶揄包裹的「烏肉」和她胸貼著胸，心跳附和著心跳，似乎也藉此讀出她一貫的心思。被傳統漢人認為是不懷好意的苦楝，在英太和眼中，卻住著挑動詩意的神靈。她的訓誡因而化作一句句口傳的詩歌：「這棵苦楝還很年輕，看，枝上長滿淡紫的苦楝花，今天都還無憂無慮，在最盛的青春中開放；到了夜裡，它們就會升上去，和天際遙遠的星星牽手，一起閃爍，直到日出燙人的火從遠處燒了過來。」

她一直相信，苦楝的精神來自它素雅靈氣的花，不過，她卻深知苦楝是漢人心目中最不祥的，了解他們忌諱、鄙夷的心態從何而來：苦楝在收穫時節結出的，是世俗味覺上最辛苦承受的果實，到了寒冬的盡頭，苦楝的結局也常常是那中空、腐朽，瀕臨枯死的身軀，彷彿古老的咒詛已然挾制了可憐的樹靈。英太和此刻盼望的是，懷抱中的「烏肉」能夠真正看見那個傳達苦楝精神的樹靈，傾聽苦楝對於自身命運率直的辯護。

「世人所愛甜美的果實，不是我的本性；苦楝所結的苦果，是神靈抗拒人類貪婪的舌、無法飽足的胃，不得不設下的自我防護，這也是苦楝免受世間宰制的幸福之果。」

「我的腐朽是大自然的安排，冬季瀕死的苦楝，萃練自己悲憫弱者的靈性，苦情下的虛心，造就了智性解釋下的壯觀意象。苦楝瀕死，卻守住了內在剛強的神靈，我苦楝，等同於外貌剽悍的任何常青樹。」

「我的花在夜間升上天去，星星是我靈性寄託的故鄉，苦楝的精神是為了天上的星星而存在，這已經是牠的結局；苦楝花不怕世間最苦的結果，這不再是苦楝的結局—這不過是苦楝的神靈正在陪伴世人的苦情。」

數十年之後，大肚城大路邊的這棵苦楝，如同當日樹靈的宣言，牠確實做到了「陪伴世人的苦情」。今日初生女嬰的「烏肉」，終究走到了她的垂老之年。她最後的生命伴侶王大老，就是在這棵苦楝樹的見證下，和她最親密的孫女完成人生

的訣別。由於王大老病榻離世前，仍等待不到他的愛情對象——人稱「大老娘」的告別，他和小孫女在苦棟樹下最後短暫的相處，取代成為「烏肉」終老時刻最苦情的一幕。今天的「烏肉」，雖然尚未學會世間任何宗族口說的語言，似乎已然了悟女祖對於未來苦情的預言。「苦棟的果實，也有正向的靈力，神靈告訴我們，決心迎向人世的苦情，就會昇華為天際閃亮的星星，苦情也是抵禦邪魔晦氣，活的一劑藥帖。」苦棟不再是個忌諱，這是巴宰女祖給予大肚城女兒最終的教導和訓誡。

神態上還流露部分的少女嬌態，然而英太和從魁偉體格所開展出來的聲勢，卻又不輸武勇的男子，如此不相容的兩種特質並存，竟是她給人的第一印象。尤其明顯的特徵是，她的肩膀寬大，走起路來，很像漢人廟會順風耳、千里眼遊街時，左右擺動，突出的兩肩隆起，時而往外傾斜的誇張造型。從一般女人體態比較，她原本長的已算相當高大了，即使老年期的生理變化，讓她如同一塊洗滌過了的縮水織布，逐漸短小了原有尺寸，而且可預見將日復一日乾癟下去，但是她走路步伐不僅未見遲緩，反而近乎一頭傲氣十足的母獸，昂首前進，隨時準備為了保護懷中幼獸，而投入不可避免的戰鬥。她習慣用柔軟下垂的壯大乳房，貼住「烏肉」纖小的胸膛，老小兩個獨立的心跳，合在一起敲擊，當女嬰的心臟撲撲輕跳，透過肌膚相觸的溫熱，不經意傳遞給她，更猶如草場上好奇的一雙小鹿在躍奔。這讓她具體領悟到巴宰和拍瀑拉共同的孩子，夾帶了海上入侵者的血液，已經理直氣壯存活了下來。至於她使用多年，還功能強大的心臟，更會隨著情緒起落，以及周遭環境的震盪，任性地脫離規律跳動的常軌。她的心跳時而擴音為一記記敲自遠方的銅鑼響聲，意在喚醒女嬰早熟的心志，讓她快快感應這個神靈無所不在的世界。

英太和和「烏肉」之間七十年的歲月差距，大到足可讓她們忽略彼此世代的存在。況且英太和自己生養的兒女、以及再下一代長成的孫兒女們，分別經歷過無數的生活磨難，早讓她感到精疲力竭了。照理來說，她大可以放下責任，順應這個無法彌補的世代距離，而務實地採取一個旁觀者的漠然態度，繼續不動聲色，冷眼看待「烏肉」這個世代的出生和成長。對於走到枯冬年紀的世代，這理當是最好的自保之道。這些年來，即使漢人勢力進逼，拍瀑拉聚落的內在騷動已像四處溢流的洪水，她都還自顧自地守住洪家女祖超越的身份，而將族社生活的大幅震盪，全都關在她日常家居的安全圍籬之外。她萬萬沒有料到的是，如今「烏肉」的出生，扯動她淡化的巴宰神經，祖先遺傳的雜種焦慮，化作一股前所未有緊繃的壓力，而讓她一度萎縮的我族意識復活。當她回首流逝的七十年，正是拍瀑拉和巴宰的驕傲被分別壓抑的年代，往後大肚城養出來的孩子的心，恐怕將被排山倒海而來的漢人生活所占據，不再認識她的祖靈所揭示的生命源頭。英太和平日的安份與沉靜，長期馴服的表象，讓聚落裡社交生活熱絡的其他社人，全然感受不到她身上隱藏的激進。她決心搶救自己的孩子「烏肉」，在漢人的身體氣味、

漢人的語言、漢人的頭腦充塞她周遭的生活以前，得以在大自然中，呼吸到祖先原始崇拜的純淨空氣。

「烏肉」出生幾個月後，就開始享歷代受追風者流動生活的快感。女祖英太和再度抱她出門，走到石頭公旁邊，停佇在結實累累的龍眼樹下，那時，襖熱的空氣撥動繁密的枝葉，發出沙沙聲，她打開耳朵，才知道這是夏日的涼風；當成熟龍眼的氣味吹散開來，她也在高大樹蔭庇護的距離，第一次用鼻子聞到了土地生養果子的清甜。這靈性啟動的一刻，女祖輕哄懷抱裡的女嬰，一邊還用大肚番語響亮叫喚著：「jim-ma-li ba-li」，意思是風吹起來了，隨即她雙臂開展如流動的護城河，緊緊環抱「烏肉」的身軀，繼續孤獨而固執地叫喚著這個代替贖罪的名字。

「ba-li」，是巴宰人呼喚風的名字，也是大肚城的拍瀑拉吟唱風所發出的聲音。「看不見空氣在流動，才有生命的發生。我們巴宰的祖先四處移動，在大自然中棲息，居無定所，無所阻礙的飄流著。」英太和要傳達的想法是，比如巴宰人的祖社也叫「ba-li」，是他們定居生活以前「移動的祖社」，這不只象徵了巴宰主幹的力量，也肯定了風的本性，崇敬那吹送的氣息，正是生命所繫的根源。又如英太和出身的阿里史社，也是如風移動，到處巡視守護的巴宰兵衛社，他們樂意仿效「ba-li」，吹動活的氣息，他們嚮往「ba-li」，適應自然界中變化不定的方向。如同家族先知的英太和並不知道，居無定所的「ba-li」，不停移動的「ba-li」，竟成為「烏肉」一生飄流的寫照，從襁褓中學習追風為樂的生命洗禮，也是她在無情的移動中仍可獲得精神慰藉的原因吧！

「烏肉」長成了日後官方戶籍裡正式登記的洪阿市。她自大肚城認識的世界，被起伏的山巒層層環繞，吹起的風一路拂過盆地命脈的河和湖，封閉而肅靜，是莊嚴的山風；至於另個世界帶有鹹澀味道的大海風，那漂泊不安的個性，根本不存在她的最初意識。不過，唯一例外的，是在她剛學會說話時所形容，大海一度被關在她的耳朵裡，形成一陣陣哭喊的風，只有等到歸鄉的承諾實現，海風才能循著曲折的烏溪原路，歸返大肚山的家園，最後回到遺忘了好幾個世代的海口。其實，「烏肉」出身的洪姓家族，直到她的查埔祖-洪安修邁入壯年的世代，才放棄依傍著大肚台地的原鄉社域。那裡埋葬了千百年來面對海洋的全部記憶，如今卻被埔里內山籠罩的雲霧所阻隔，彷彿只有寂寞時不由自主的遠眺，才可捕捉大海逐漸褪去的形影。